

泰和縣志卷四十三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潼關楊劄重輯

藝文志

序辨

考紀畧

春秋辨疑原序

胡銓

紹興七年春詔召中外侍從之臣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延於廷詎以過失於是兵部尚書呂公社以銓充賦其舉詞大畧云臣伏覩左承直郎新改差判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序

一

湖南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性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人蕭楚學春秋明易象博極羣書歷考前代治亂多識前言往行十餘年間所蓄頗富試而用之必有可觀有旨令銓將詞業繳進蓋是六月一日也銓既進詞業即日除樞密院編修官於是先生終已數年其學始大行於世時宰相張忠獻公浚叅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辨喟然而嘆謂銓可謂切中時病矣明年冬銓以妄言觸宰相秦檜怒罷編修官削爵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守張棣觀望朝廷意旨奏徙銓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內徙合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夜無禦

冬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生徒各授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葺成易禮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未能卒業然冗贅之說駢駢之文皆先生緒餘也銓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凡四入經筵咫尺天顏備顧問或及經學則謹對曰先生實臣之師頃得旨進羣經傳玉音丁寧有速寫進來之諭倘遂一經天目則先生之學儼然愈光豈特銓得紉思遺老而已哉羅氏兄弟泳泌博學君子也欲鋟板以傳且乞銓序固辭不可於是乎書

乾隆三十八年 上命總纂官編修紀昀郎中陸錫

熊纂修官修撰陳初哲校對武英殿聚珍版春秋辨

秦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序

二

疑其提要云按宋史載春秋經辨十卷無傳本故朱異尊經義考謂其已佚僅撫胡銓集序存之此本內府藏所載胡銓序與經義考合惟題曰春秋辨疑為小異或後來更定史弗及詳未可知江西志及萬姓統譜皆云四十九篇今止四十五篇蓋有脫佚宋志云十卷今止二卷則明人編輯所合併也

陳芳洲先生文集序

郭子章

大學士少保陳芳洲先生沒百四十餘年其四世孫以躍為建安博士粹公文十卷刻於建安博士稍遷貴州思南郡丞來綰貴陽符屬章序公集予生也晚未及嚴事公顧章五世再從伯王父武畧公實以子妻公長老傳聞公事

最核公生而清惠稱神童鄉試 廷試俱第一人南宮第
二人文章妙天下咳唾熙笑人爭傳寫宮侍從三十年拜
相五年元相八年國家大詔令大典冊多出公手黼黻
憲猷鼓吹休明具載集中奚俟予言予惟國家當正景之
間運遘陽九中涓始禍 天子北狩幾為永嘉靖康之續
外侮也七先悔禍 裕陵反正南宮靜攝 東朝庚易牆
闕也公於其時內完都城外歸 乘輿不可謂非功處
主上兄弟叔姪之間為新主故主危為故主新主猜難之
難矣而天下後世終以不強諫易儲求備即章亦不能無
疑比讀豫章通志蕭尚約少師傳景泰時 上以黃琬奏
示東閣蕭公曰無易樹子伯者所禁况堂堂 天朝乎予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序

三

大體其言已讀尚約集銘陳公墓則此三語出陳公考當
時公為元輔蕭次之意公首發語蕭足之耳以是知易儲
一事非公初心也比 景帝疾大漸公率文武上章請復
裕陵太子不允明日再上而 裕陵復辟矣以後請立之
疏合於初發無易樹子之說亦足以明其心之無二而無
奈奪門者之欲速其功令公疏不果行則公負議於天下
誠不幸也即以罪公與王于二公埒王于肆矣公以元相
戍遼海下肆一等不為不酷比曹石誅而王于雪于諡肅
愍且改忠肅矣王諡毅愍矣而公止 諭祭復官竟不易
名何冤同而報異也或謂于沮南遷却外侮有安社稷之
功彼居廟堂贊 天子不掣于之肘以竟其畫非公耶功

于之功不功用于者之功何功同而報異也天順五年公自遼海疏寃上曰循歷事朝廷久曾効勤勞為石亨輩誣害覽奏是非明白特放回籍夫薰蕕不同器蕭蘭不共砌曹石為蕕為蕭則公為薰為蘭曹石伏誅而公不謚何品異而斥同也嗟乎不强諫易儲則以為公罪用社稷臣安社稷又不以為公功曹石用事則以公為不賢曹石逆誅又不以公為賢易曰晉晝也明夷誅也晝者晝日三接賞也夷傷也誅者罰也誅所當誅不晝所應晝則其故莫之解矣將以王于在國逢難為可閔而公尚生還耶則人臣之謚豈必皆死難而何靳於公善乎王司寇元美之議謚也曰陳芳洲功大罪輕禦侮之功亞於于易儲之罪下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序

四

於王庶幾公論矣于王可謚公可獨遺耶郡丞將草疏乞公謚於朝子因序公文而論其世如此

豫章大記序

郭子章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太史公年表有大事記宋呂東萊作古今大事記鄭端簡作明大政記皆識大也讀左國而知春秋大矣讀二十一史而知通鑑綱目大矣于豫章固牛蹄蝸角之國也上下數千年豈無其大者于章撮而書之作豫章大記或曰三國之際司馬公帝魏朱文公帝蜀子帝孫吳者何大記記豫章之大也是時豫章實臣吳帝吳紀實也五代之際主南唐其法一也元亡俘元主孫有司請獻俘高皇帝曰元主中國且百年

朕與卿等祖父皆賴其生養朕弗忍嗚呼豫章人於吳唐亦惡忍遽聞之邪或曰石室禹刻榛莽不可讀匡之廬澹臺司馬之南遊此何與理亂而不一書嗚呼禹刻僅百餘年實開豫章萬氏文字之祖匡君廬而孺子道深輩出矣豫章之大孰莫於是夫培塿衆山則崑閩為尊坳堂羣澗則溟渤為廣是編固亦豫章之崑閩溟渤也

鄉賢傳補序

郭子章

史一代志也志一郡史也一代才多故史宜簡一郡才少故志宜煩吾郡宋相四人明相一人史傳諸相臣履歷詳備而志傳悉削之是宜煩而簡也今作大臣傳補宋四相取諸宋史明十一相惟楊文貞彭文憲二公相業最隆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序

五

解學士劉文安二公人品亡議取諸實錄餘可類而推焉

吉安貢舉考序

郭子章

吾吉自歐陽文忠公以文起而科目日盛至我明益昌熾宏治中鄧郡丞安濟始集進士為錄嘉靖中曾柱史華山續之羅文恭公復續之始大備顧於鄉舉缺焉予同年甘督學子開始合鄉會舉集之名曰吉安貢舉考正舊帙之訛舛增前人之掛漏詳且覈矣叅知黃公與叅分守吾吉壽之梓而屬章序章循環數之自洪武開科至於今舉人共二千八百有奇進士共九百有奇即與宇內文物劇郡頡之頽之正足伯仲然進士拜相者九人尚書三十人會元九人鼎甲三十三人有同朝三相者有一姓二相者有

一姓三元者有一姓而十八進士者一姓而二鼎甲者四家一科而三及第者二科一科而二及第者五科有一科而登進士至三十七人者有一科而入翰林選庶吉士至十四人者即侘劇郡亡有也舉人解元四十五人經魁一百二十五人有一科二解者先後二科合省直也有一科中式至一百三十六人者溢於解額合省直及各省也即侘劇郡亡有也猗與盛矣令甲三塗並用即歲貢不遺無論鄉舉而公孤卿貳進士什七鄉舉十三豈其風鷄之分量固然則主爵者之局也夫進士之選極盛於唐宋然詩賦如杜子美功業如李文饒理學如周元公忠義如張叔夜俱不與是選而極制科之穢劉闢劉豫皆進士也吾吉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序

六

入明以楊文貞之相業劉槎翁之文學周紀善之忠烈即鹿鳴鶚書且不得與而况進士若王子職死濟陽之難劉孟恂高林逸之節羅舜臣啟文莊之賢劉煥吾進雷殿之讜劉一舒受良知之傳劉調甫繼康齋之聘表表焉於青原白鷺間又何必進士子開之合二科並刻也正以破夫世之軒進士而輕鄉舉者之疑冰而陰以牖吾鄉之鄉貢不成進士者如王羅四劉諸君子則又奚必謏謏焉題名慈恩醉席櫻桃而後為愉快也善乎羅文恭之言曰名不必魁魁不必名此語至矣

評釋劉子元史通序

郭孔延

張睿父先生再刻陸太史校定劉子元史通於豫章竣寄

家君黔中張先生手校為增七百三十餘字去六十餘字而曲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畧已成全書家君讀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張先生為觀察而手不釋書猶諸生也爾曹為諸生乃不諸生也予甚有其憇黔中亡籍予家史通蜀本吳本再校之刻中如千寶之干楊雄之揚王邵之邵常璩之據苻堅之符當時寫誤可發舊本細為校定延自長安歸循環校閱再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遷固古今共推者可以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為著其爵里間以已意為之評論雖未必合作者之意祇承嚴命終陸張二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例嚴整文章簡古議論慷慨史通之長也薄堯禹而貸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訶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序

七

馬遷而沒其長愛王邵而忘其佞高自標榜前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詡言亦非誣善矣延又因之有感焉子元自叙史通方諸太元太元數百年後為張衡陸續所重第史通後來張陸則未之知不謂今千年後首刻於陸太史再刻於張觀察為子元之平子公紀也二姓俱同事豈偶然亦可謂子元忠臣矣

禾江吉星橋詩序

姚頤

邑西高行鄉有渡曰禾江要津也舊有石橋橋圯易以舟乾隆戊寅里中紳耆倡復橋於元季傾圯距今四百有餘歲矣往來行人如織小舟搖搖豈無一覆溺者其介於其

側豈無目擊而傷者然皆遷延因循直以其興利除害之功待成於今茲諸君子之手將非有志而未逮者歟蓋橋成若斯之難也夫古昔成橋梁易而後世獨難者何哉古者司空量地司險知山川之阻而平其道路故十月成梁歲著令甲經費有所裕也自井田壞而古制無存凡里社役作物賈備直多者累鉅萬少者迺不減千金宰官之歲祿月俸既不足以相給即其鄉里不無賢而好義者然或此豐彼歉襄贊者寡猶為無濟於事今禾江石橋之役齊力一心功成事集除四百餘年不及除之害以興數十世無窮之利推其所自良以見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序

八

歐陽子云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豈不然歟頤闔於文生同是邦無由激揚義風而遠近文人詞客競相與歌詠其事友人來索詩者再三不獲辭命又不敢以世俗之語相夸耀也因為本其興廢著其既富方穀之由既使覽者知斯橋之所以成亦以竊取觀於鄉而知王道之義也詩曰洋洋禾川萬夫所趨宛宛虹橋先民所圖爾橋既圻曰舟是駕故叶載沉載浮嗟公無渡舟之傾矣橋實賴之厦之廣之木用不支自我天錫重熙篤祐惠此下邑有富無窶維此禾人服疇食德士慕解衣人思推食瞻彼周道民其為魚憫是人斯終鮮康衢謂我

天子我育我術敢是芟芟而煩

育盱乃告於官乃為民倡乃錢斯緡乃金斯囊乃伐蛟龍
竄之伏之乃鞭鼃鼃擾之卧之始時禾江望洋者歎今坦
如砥既固且安始時禾江利不遑拓今恢其舊亦述而作
朝平其政野補其缺孰是一鄉王道攸越彼行肩戴乘則
車馬履石仰屋言憇其下有前者于有後者喁忘我帝力
頌此惠風凡此嘉惠匪富奚成作為詩歌維以和聲
大成門快閣重建樂輪序
袁純德

庚申之冬郡士大夫以修復古南嚮

學宮及城正南門請於郡伯張公公允其請於是十城分
任工役吾邑修大成門郵書於予予於二者舊制少時嘗
親見之猶記改南門於坤方者雍正十年郡守張公為之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序

九

逾二年郡守徐復原所仍正南向洎乾隆十三年太守張
改建學宮為東南向十六年乃徙南門就學宮之前而舊
制泯然無遺矣得書復古喜甚時官守思南不獲共襄職
役因捐俸助之越歲甲子予請告歸梓舟過鷺渚榜人乘
風不肯泊自蓬窻望之黃瓦飛翬阼阼出城堞視曩昔益
加壯麗予喜甚特嚮位若稍鼓風帆如飛不能詳其所以
抵龍洲則快閣巍峩特起數十年廢址一朝煥然予益喜
吾邑之好復古也家居接親賓言者斷斷每以為快閣
因大成門餘貲復舊觀惟府學城門本議復古工役既興
浹旬忽有鑿空指北宋以來坤向古蹟者吾邑核以府志
一無可徵且郡城自洪武元年改築安得妄言古蹟力爭

彌月彼復挾形家衰旺之說為難卒為坤向用是常以為憾察其意若恐不利於科第者然予曰修學所以尊

先聖而重吾道也人知重道則知務學知務學則賢才輩出存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著之為文章必有角立傑出接跡前修者科目特其始進之階也未必為難夫信道篤而務學之敏則人才奮興無負

國家樂育至意此

夫子之教也如斤斤以一方位之偏正卜人才之盛衰非吾

夫子之教也諸君其可無憾或曰然則爭言復古正南向非歟曰此在諸君自省之如當時爭之能盡其心則人任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序

十

其咎爭之未盡其心則亦與有咎焉若夫宮城向離猶視學用丁皆取文明之象此天下古今所同也彼為異說者一人之私一家之言後有起而辨之者則省牲石其餼羊

也

古省牲石舊在泮宮右今屬明倫堂垣內矣

府誌諸記其左券也奚待予言

予所言者在郡人信道篤而務學敏接跡前修此復古之大者也於是諸君皆喜既而彙捐貲樂輸者刊尚義錄且條列工料諸費於後蓋學宮庀工於辛酉七月至壬戌告成快閣庀工於癸亥二月至甲子告成中間又於郡城增修吾邑廩局一進整修廩局二進大門一進費共鉅萬故權算而詳刊之重義行也昭公慎也請序於予予即以前言弁其端使來者有所徵焉

續刻劉槎翁先生詩集序

曾聞勇

宗唐祧宋詩家高踞壇坫者莫不以是為定論學詩者亦莫不以是為趨向之正宋既在所祧矣何論於元雖然盛極必衰衰極必變格調聲律每隨氣運為升降推本乎性情則不可易戴明景云性情元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又未始不可為深知詩者參一解也故有唐之詩不能不有宋之詩元固學唐者宜超宋而近唐顧溫李之派錯采鏤金彫績滿眼淺不若宋之深嫩不若宋之蒼漢廷老吏方稱不負及其季也靡曼已甚衰極又當變非有識之超而志力堅定所學又精以至者不能起而迅掃之而吾邑劉子高先生則為變元風應明運之一人焉先生初名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序

十一

楚後更名崧號槎翁子高其字也官自徵起職方至尚書終國子司業史稱其善為詩先生固自幼能詩比長學博才贍力追正始兄弟倡和弗懈既而窮覽山川之奇勝遙尋高朋之資助備歷世亂之險艱益覺所造深純老而彌工下視纖艷之習如塵土矣故能與劉青田高季迪孫仲衍林子羽諸公並挽頽波轉風氣下開何李之極盛後之公安竟陵則非其嗣響也朱竹垞亦云子高詩大具苦心於此知先生固上遡漢京選體暨唐宋諸大家不必拘拘於宗唐祧宋而唐音自多豈第豫章人當宗之為西江派哉舊集自明萬歷至今板無復存宜再梓吾友茂才燕五君為先生百丈房裔孫以貧士苦費經營盡付剞劂使先

生不朽大業將晦復顯可謂難矣先是壬午歲燕五於先生文集之版補其殘缺得成全書屬勇為之序勇既不量凡陋敢言於簡端矣今復以是集請如前勇曰先生之詩諸先正詳哉其序之抑又評且協矣勇凡陋復何敢言所不能謝吾友之屬者自以幼聞塾師誦先生雞鳴警句識之於心知敬重先生詩後粗拈聲韻即尋而讀漸漸得卒業詎虛度歲月不能振拔自勵窺見底蘊年未四十又多病神乏不克苦吟咏故於詩無能為役今頭且白矣即欲強起末路求所成就益病衰無濟有愧私淑何以得遙託於門下士之列但念吾邑風騷有明一代自先生倡為大聲繼繼繩繩登大雅之堂者不下數十百家此時詩教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序

十二

雖微若曹檜而歇息既久當必有稟受高明之英出尋賦咏源流升降識真派贗鼎若得先生之詩而讀之必不舍入耳大聲而愛折楊皇考也唐與宋與兼權擇趣格調聲律一歸性情即未嘗自號於人曰吾固宗唐祧宋也而壇坫已自高踞矣詎非吾友重梓之功更大有造於鄉之後起也耶

辨

春秋統辨

蕭楚

守道之經而不觀時之會通未足與議道執義之常而不度於事之機變者未足與言義之二者胥失也君子於此貴乎觀時會通而不拘於道之經度事機變而不牽於義

之常故能因時乘理裁宜通變以濟當世自非其深足以
通天下之權孰能與此者

原附註自之二者至於此六十四言先生後刪去

此其

說吾於春秋見之矣方天下之政王者之事諸侯無小大
皆專而行之僭亂甚矣王綱既絕華夏浸微夷蠻張橫恣
取攫噬天下亂又甚矣而齊桓晉文為盟為會於戰於伐
使威信復伸於列后內則同獎王室外則同捍四夷文武
之祚振起於賈墜之辰衣冠之俗脫血於虎狼之口可不
謂彼善於此者歟嗚呼前此有拒王命者有怒王而取其
禾者有列陳與王戰者顧諸侯於王室何如哉魯衛望風
畏楚俛首交好陳鄭曹蔡之君奔走不暇顧中國於四夷
何如哉故仲尼於二霸之事猶微文以錄之自諸侯失權

秦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辨

十三

而大夫專國命亂亦甚矣然亦猶有可見者是故圍彭城
則為君討叛臣城虎牢則捍楚安諸侯城杞有保弱之功
城周有尊王之義凡此猶可言也若澶淵之會諸大夫卒
不歸宋財以彼視此不曰猶可言歟

原註澶淵之會諸大夫稱人而虎牢之類

大夫皆書姓名則澶淵之為貶可知矣當從左氏之說或云皆微者非也豈此一國役諸國皆使微者

高子

來盟魯君之位定華孫來盟而宋魯之好通屈完來盟而
夷夏之兵息比當時獻璧馬之計以掩襲人國有如荀息
者瀆齊盟食話言而奸時疲民以猾諸夏有如子反者若
殺使者執行以構釁招禍者不猶愈乎趙鞅之納蒯瞶
比趙盾之納捷菑則有間矣諸侯而廢置諸侯不可也况
大夫乎然趙鞅之納正也故蒯瞶稱世子而鞅無貶文趙

盾之納不正也故捷菑不稱世子盾貶書人是則鞅之舉為猶可道盾之役為甚可惡也士匄侵齊聞諸侯卒乃還與幸災而伐人喪者有間矣大夫貪權恃冒居寵利至傾家赤族相繼於時若子哀不義宋公而去之豈非春秋之知幾者歟公子據邑皆叛與夫反國篡位天屬自相濺血亂虐被其黎元者相望於世若紀季知國必亡以鄆入齊圖存宗祀不惟善於叛者可謂春秋之微子也原註孔叢子曰微子去殷紀季入許叔以國無主入踐其位不折一矢不頓一刃再興宗祀克復舊物不惟善於篡者可謂春秋之少康也王室不可赴愬方伯連帥之職不修天下力大者收兵強者殺小邦弱侯偪强大國之間竟與人民社稷俱滅比

秦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辨

十四

比而是若紀侯以齊見侵勢不能抗委宗祀於季杖策而去國可謂不以所養者害人亦僅乎太王之舉也驪姬禍晉夏姬破陳文姜哀姜之亂魯杞姬蕩姬鄆姬輩或來朝其子或來求婦無父母而歸無媒聘而行其宣淫恣放踰檢亂常還還如此天下之婦道喪矣如紀叔姬宋共姬之守節義雖采蘋之夫人江漢之游女固無以加况春秋之時乎卿大夫之弑其君者比肩接武則天下之道喪矣如孔父仇牧荀息之死節於君者固不容多數可不謂忠乎魯桓之弑隱叔段之謀鄭宋辰之據蕭以叛蔡昭之賊其世子是為弟之道缺矣而叔肝非宣公之篡逆終身不仕其朝以兄弟無絕理雖非之不去言其情足以明親親論

其風足以愧殘賊豈惟取貴於春秋抑可勗後世之為弟
者矣商臣蔡般之弑父是為子之道缺矣而申生不肯傷
晉獻之意寧受驪姬之誣以死雖陷父於不義然非志於
仁者能之乎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書曰世子亦未
失子道所以勗天下之為人子者矣原註凡見殺稱大夫
明其未失大夫之道
殺無罪也如有罪可殺則去大夫之號殺良霄是也見殺
稱弟明其未失弟道若有罪可殺則去其弟之號鄭段是
也申生稱世子明其未失子道以甚晉凡此皆聖人猶有
侯之惡宋座之見殺稱世子其義同也
取焉皆善之也傳曰春秋變周非變魯也通天下之變也
說者曰春秋無褒錄諸侯大夫之僭亂皆罪之也或曰實
褒二者皆過論也攷桓文之興異乎殷湯周文之德由百
里而起之地皆埒於王畿兵皆眾於王師而假尊周之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辨

十五

名脅制羣后令乎禁止威加海內邦君朝貢莫或敢後雖
無吞周之志而勢已疑於王矣其後大國力攻迭爭強雄
至於嬴氏竟以詐力兼天下夫有桓文之志則為霸無桓
文之志則為賊為篡勢必然也故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
罪人蓋有見於此自政逮大夫之初也存弱護寡功繼於
霸及其末則晉裂於三卿齊併於田氏魯殘於季孫易曰
陰疑於陽必戰大夫疑於君者必至於奪國諸侯疑於王
者必至於奪天下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其曰
實褒者不為過歟然天下之行皆不善矣有近善者焉吾
無以進之則貪惡者獲肆矣天下之事皆不正矣有近正
者焉吾無以進之則敗常者獲逞矣烏能撥亂而反之正

哉其曰無裒者不為過歟若曰舉錄而罪之是不聞仲尼為司寇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則捨之季孫聞而不說子曰不教民而殺之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犴獄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謂春秋所書皆著其罪是三軍大敗而斬犴獄不治而刑不教民而殺之乃季孫之聽訟耳烏得為孔子如曰罪不在民推是以稽仲尼之心諸侯爭霸由天子失道罪不在諸侯大夫專政由諸侯失道罪不在大夫從可知矣且春秋經世大訓果無輕重予奪於其間而一其責乃討罪之策書爾何得六於五經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余竊曰春秋無正裒而所謂裒者特其彼善恭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辨

十六

於此者一時之事聖人扶衰救世之權也知此始可與言春秋矣嗚呼大夫之事春秋無正裒非惟無正裒專政之初嘗貶之矣以是訓天下後世齊晉猶終以大夫之擅權喪其國况實裒之乎齊桓晉文無正裒矣以是防天下後世猶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若曹瞞司馬之徒終於盜神器者况實裒之乎

夷齊十辨

王直

一辨夷齊不死於首陽山

二辨首陽所有夷齊之跡

三辨山中乏食之故

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

罪豈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是已史記既載此事于傳
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
間備極形容文字既工盪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
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為萬世立君
臣之大義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
武王謂之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
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歟或聞子言
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
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子應之曰子惟
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謂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
齊景公有馬于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辨

十八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
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
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証諸孔子
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
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
山戎與燕晉為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
之唐風曰采芩采芩首陽之顛采苦采苦首陽之下或者
即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
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耶今且以意度之
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
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

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於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人稱之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稱耶子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尤為可見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

秦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辨

十九

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害於義理特甚焉大概遷也專指文武為強大諸侯窺伺殷室以得天下故於世家則首

吳太伯於列傳則首伯夷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於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哲今亦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按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當為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徇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清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予言更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實欲反復究竟折服史遷使不可再措一辭者吾徒之學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毋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畧孟子雖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若并取証於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曉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濱辟紂之事

秦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辨

二十

但於遜國俱逃之下即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蓋以為遇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遂事纜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已免喪否歟厄於勢而不返容或有之然逃彼歸此如同時然身喪父死自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歟嗚呼此必無之事也夫遷所以削其海濱辟紂者何哉謂遷為未嘗見孟子歟則遷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言嘗讀之而屢嘆矣然而如此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為奇節故欲見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於紂也夫事不惟其實所不合已

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於是一語尚可想其遷就增損之情態而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為斷夫伯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為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齒昔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豈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歟末年歟不可考也而遷於周紀則嘗以為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闕天散宜生鬻子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辨

二十一

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譖西伯於紂囚於羑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鉄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明年而書伐犬戎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概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稍排布歲年而夷齊之歸為首其他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即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後姑少計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而考終已久矣遷既書於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方至文王已卒道遇武王以木主為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為兩夷齊乎抑即周紀所書之夷

齊乎若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甫
達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車
既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已均為大老出處
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於鋒刃
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牴牾如此尚有
一語之可信乎觀其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左右愕眙欲殺
武王無語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鬪羣小號呶而迂
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
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為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
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
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萬一扶去之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辨

二十二

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於紂
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之噫甚矣傳曰
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載木主
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
曰祭於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
率不可信使其有之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予若以孔孟
之說折遷遷未必屈服惟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卷猶
曰破碎不全不盡出於遷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全文讀
者知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疑其補綴於後人也曰然則
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妄居半及書武王則妄極矣
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畧優於傳也蓋紀言其歸周及文王

之生而傳言其至日值文王之死也及文王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暫隱之迹而不在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齊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讀論語者惑於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餓者為夷齊蓋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爾夫理至於一是而止予生百世之後安敢臆度輕破古今共信之說蓋見遷於論語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畧無一字之合又紀傳見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以詳為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惑其叩馬恥粟以至於

秦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辨

二十三

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語孟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羈旅妄人闇於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人情悻悻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比史遷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於此從語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為此何也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刪尚莫知各篇為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於

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古詩稱采草木
蔬茹於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粟生
於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異哉恥
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已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教
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
百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
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
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末句曰吁嗟徂兮命
之衰矣遷以為夷齊死矣悲哉此臨絕之音也夫徂者往
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有所往上言我安適歸則無所
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兮則於不可中求可猶思有

秦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辨

二十四

所往焉既而遂自決曰命之衰矣歸之於天而終無可奈
何之辭也豈必為殂卒之殂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
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稱此語
者則自春秋戰國至於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
世必有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遷
誤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魯滅哀伯曰武王克商遷
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為伯夷之屬也此
在孔孟之間豈亦非歟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
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為有益之事
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
器強暴者之所為誰謂武王為之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

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為快乎况罪止紂身為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為何人自克商至於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為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况左氏近誣未必斯言果出於哀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邱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於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為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惟此章之疑既釋則史遷失其

秦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辨

二十五

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古今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為然否

劉師德復姓辨

劉 埜

洪武十五年秋八月邑大夫以秀才舉於鄉時同舉者十有六人而劉君斯德與焉子與斯德為同姓也因問斯德之所自出斯德泫然告子曰子傅姓也幼失所怙其訓導以能有所成立則子之繼父劉也故冒劉姓焉予每念宗祀之重欲復吾傅姓則恐昧所以教欲冒劉氏之姓則又恐忘其所自其將若之何斯德又曰予之父昔嘗贅於蕭以奉蕭氏今吾父棄世其於蕭氏之祀竊恐無以繼之也其又將若之何乃為斯德言曰仁矣哉吾子之為心乎然

禮不可以私恩廢者也夫天經地義必原其所自生原其所自生則必復其所自出古先聖王制為禮法雖有繼父之服然未聞有易姓以從之者也矧朝家制律亦許復姓則所以肇人紀者概見於此矣昔范文正公冒朱氏姓既舉於鄉及登朝乃復其本姓焉而於朱之母弟所以待之以恩者固未嘗替也此事理之允當倫誼之克重者如此至若爾蕭氏之祀其在爾父既服緦矣矧君又為之甥者乎夫服至緦則親盡矣親盡則情盡古之人有是言也而又何難乎雖然君子之所以自處者貴乎厚也彼蕭氏之與劉氏將獨無堂與從之子若孫者乎君其為立宗而命之後焉則蕭與劉皆世享其祀而孰非君之所以為報者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辨

二十六

乎苟蕭劉二氏或罔克承則為斯德者亦將復而為宗祀致祔廟於其間使在彼無餒而之嘆而在此有統承之美斯則予之有望於斯德者也今斯德既舉於鄉將由是登進於朝其功名事業予將有望於范公者乎於焉而復爾姓於焉而銘先德它日當見有髻翁騎箕尾下人間亦必曰善哉吾子之知所本也於斯之時其在蕭與劉亦復何憾予既致復姓之說於斯德且又為之致其辨如此云

山谷宰西昌辨

說者謂東坡以紹聖甲戌往惠州過廬陵後六年元符庚辰提舉玉局觀明年建中靖國辛巳北還山谷時宰西昌送之同遊清都觀喜道士謝子和童顏同生丙子作詩贈

之劉凝然為之刻石今市有東坡井金錢池云考山谷出
宰泰和在元豐四年辛亥而七年則有杜燿矣元祐元年
為邑令者李邵也五年汪聞也八年吳罕也紹聖四年李
亨也元符二年李洎也自元符而上泝元豐國號人氏迭
更若干由辛亥而遞數辛巳歲月遷移又更若干而曰山
谷時宰西昌送之同遊清都觀竟不思髯公入直之日涪
翁已去縣十稔再入易寒暑公乃北還何妄談紀載貽悞
後人若此

考辨知新錄

康氏三將軍辨

本朝順治以來直省民間一產三男者歲有數十多不勝
紀定例官給米三石布十疋而已按南唐時金陵人康輔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辨

二十七

國娶司馬氏一產三男唐主以為瑞皆封將軍號千秋康
氏柳子厚集有為廣南鄭尚書奏百姓一產三男狀侈為
休徵想爾時此事絕少故以為祥瑞而優異如此也

古郡理學源流考

姚灝

理學者抉理義之與究性命之歸而千聖之統緒賴以傳
也宋興以來濂洛關閩遞樹名教之幟而其間出一已之
卓識排百家之紛議師承各有所自持論不必盡同此朱
陸同異當世並稱而言理學者遂不能無同源分流之殊
致焉吉陽為江右名郡鍾英毓奇人才迭出理學之起於
宋代者有歐文忠楊誠齋兩先生為之倡嗣是劉靜春王
懋甫黃瑞節李心原劉瑾輩肩背相望後先濟美而自元

徂明其源流更可考而知也有明三百年間理學家凡三
禮薛河津以主敬陳新會以致靜王餘姚以良知良知之
學異於主敬而與致靜意相若也王公撫虔之年宏開講
臺廣收來學海內名士翕然信從而吉郡之出其門下者
約有十餘人焉安成劉兩峯偕弟師泉其受業最先者也
兩峯之學主於躬行深以虛談為戒師泉究心精一皆得
性命兼修之旨時聶雙江舉未發之中相質兩峯曰發與
未發非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寂感一矣雙江著有良知
辨致知議畧任道之勇陽明深嘉之爰貽書歐陽南野以
申其未發之說焉南野受學虔臺者也觀其與鄒東廓羅
念菴諸公聚講於青原梅陂之上不可得其大概乎夫以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考

二十八

寂感體用通一無二為正學者東廓之得力於陽明居多
也而念菴則歸攝靜寂徹悟仁體力明致良知之功以信
授生徒蓋陽明之學得鄒羅二公以身發明之而東南為
特盛矣至若向往東廓慨然以正學為已任者時則有劉
瀘瀟焉瀘瀟與羅公廓王塘南同修郡志記叙詳明迄今
宗之而塘南者致知極王新建之詣研幾契陳新會之奧
是又修悟並融者也若夫幼焚積券從梅源而稟虔學者
不有劉三五乎自學自悅宗良知而貴實踐者非彭一菴
而何乃有致辨虔中抗志弗從厥後仍尊為師者則胡廬
山其人也他如鄒南臯郭青螺王良羅倫以及陳嘉謨歐
陽瑜王舜鵬尹任之周以道曾同亨顏鐸王釗之徒類皆

各有成書表章師說惟整菴羅公潛心體究獨得存心養性之旨故致書辨難多所抵牾誠慮夫致良知之說近於釋氏也因著困知記上下卷以明所自得云合而觀之稱理學者其學皆有從入非必遵一途而合一轍要各自其精思力踐中有獨見而得之也主困知者其有得於朱子道問學之義乎宗良知者其有得於陸子尊德性之旨乎顧何以良知之學傾動當世而困知一記幾等於曲高而和寡也

國朝張簣山尊信文莊庸書一出幾貴各陽之紙觀整菴一贊知其私淑之誠倡明正學夫寧不可與朱子之著述並垂於萬禩也哉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考

二十九

丁丑荒政見聞紀

楊嘉禎

逮者神宗皇帝在宥天下四十有八載時和年豐六字嬉嬉農安於田吏安於治士安於澤宮白粲每斛價不滿百錢赤米尚不售矣遺弓以後或兩師不仁或陽侯竊權四方水旱比歲不登十餘年來粟米視昔平則倍之高則三焉鴻鴈中澤哀鳴嗷嗷矣加以四方上下令嚴遏糴助天為虐商病於途農病於畝工病於家出粟之地不能有無化居而紅朽仰哺之眾啼饑而腹枵然譬如人身一指之大幾如股則一臂病一股之大幾如腰則一身病此其大較也而邇年為甚農而不能糞其田即雨暘時若僅得半收况其不若者乎力田不足以償負而收責者嗾呼如虎

則挈妻孥委其田疇而去之而田蕪併其半收者鞠為茂草矣田野不治農民流徙米粟無所自出欲平其價必不得也米價騰湧而貧民之所有者農具耳釜甑耳洗而空之不足以易數口之食欲其無饑不可得也饑甚而不安於饑死至而不甘於死則亂心生焉聚集而行剽劫以留須臾之生欲其無為不良不可得也春夏之交天久不雨民其無如而一二不軌之徒遂譁張為幻以搖動人心幸有雲間吳公樂只君子為邦君父母哀此無告惠我蒸黎曰吾民病矣夫民者吾子也子病至於狂失心子病而噉嚙語唯有啼泣問藥耳尚忍校乎於是深惟所以救荒之策則莫若勸富民分財為粥以養之富民不可以空言約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紀

三十

則分其祿以先之初與吾友蕭伯玉謀則伯玉捐百二十緡於六鄉以佐之又自五月之朔暨月之望為粥於邑西之般若寺日聚千人而食之繼謀之家仲邦隆及猶子內美各出白粳百五十斛為粥於邑西延真觀聚貧者千百人而食之吾叔胄子寅勛寅贊則為粥於東城萬壽宮聚東郊之饑民而食之姪孝廉周郎繼之蕭六吉曾崑日二孝廉又繼之而四五富者終之所受食之民數如邑西焉邑北之高行信實二鄉則比部龍仲儒孝廉蕭儀臣李三兩文學曾文饒龍嘉震帥之邑西千秋鄉則憲副康麟定刺史歐豫喬文學蕭氣鍼羅振輝康穀王啟泰帥之南則雲亭叅軍蕭春胄子郭孔延郭承乾帥之邑東則孝廉陳

興公獨任之仁善鄉則文學王錫理王奇芳張同登帥之
仙槎鄉則內翰蕭慕武文學蕭子建蕭謂胡荒服胡諫帥
之高行鄉則文學劉德樂士選蔣士龍帥之江南十里之
地則委於禎父子孺子學忠面命於令公於是筆則達公
之命口則傳公之意先告以集福良因繼示以好施義名
其有不若者則喻之畏罪以強仁於是為富者亦革心而
為善至有家貧好義而十倍其施者徐從璧鄧思禎也貧
而不愛力不吝財兩閱月往來於兩都以甘言善語開諭
富人子以成其美者蕭克榮也孀居蕭然而聞令公之善
政即以白粲應命而畧無吝色者蕭克鸞之母徐氏也良
人餬口於四方而稱貸白金易粟以應上命者蕭文耀之

秦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紀

三十一

母鄭氏也其諸富室初則勉為令公之順民繼則發身為
好仁之君子矣乃以五月之朔始其事暨晦日已於事而
竣集諸善士偕諸貧民匍匐而告於皇天后土願我令公
世世而父母斯民如同如陵福壽無疆日升月恒願我諸
善士世世而受祿於天既富方穀壽以永年願我諸貧民
自今以後宜稼於田東郊南畝各慶大有然後挈餅而入
滿餅而出老者少者孤者獨者扶杖而入者襁負其子而
至者若童男若童女婦而孀者老而僅存喘息者莫不虛
而往實而歸趾相錯袪相牽行人慶於途夫妻父子慶於
室咸頌曰父耶母耶天耶俾予不溝壑者非君侯耶向吾
幾不知死所矣今日安全若爾耶江南之民如是封內之

民皆如是星羅棋布各食其地無一富民而不施無一貧民而不飽數百年以來布政優優嚮士從庶民從士女式歌且舞未有如今日者也惜乎宰公之政僅及吾邑民耳藉令以公而宰天下之政俾君子務行其德令小人屬厭其腹交食乎天交樂乎地唐虞之世也堯舜之治也宗廟綿無疆之歷天子進萬年之觴使大陸之地沐浴膏澤而咏帝力寧有既乎今予老矣不幸逢此艱虞又幸而見此德政而自從其事故操牘而載之欲以廣仁於四方且志吾有斐不忘之意云吳公諱文瀛字直隸青浦人甲戌進士時為崇禎之十年

西昌村頭劉北葵兩邨二先生紀畧 陳際泰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紀畧

三十二

劉氏世居縣治之學巷元季分徙仁善鄉村頭予嘗至西昌與劉子孝若昆仲締文社於快閣孝若為予言其世德予耳熟焉北葵先生諱世哲字秉智萬歷元年由郡廩生貢入春官授本省瑞昌縣教諭尋陞浙江温州府瑞安縣知縣以年老乞致仕歸講學於萃和一時從遊者皆曉然於義利誠偽之辨其知縣事也甫就官即理出滯獄三十餘人訟者有誼關戚屬則曰汝骨肉至親尚爾負氣不下倘係他人將何如也因款款再三聞者莫不感泣由此而不終訟者累累瑞安多山水高者苦旱而下者苦澇歲比不稔乃相其地勢督民開通溝渠新舊數十餘處又所在築為隄防以免衝激至今利賴之兩邨諱純臣字真父北

蔡公從子也自幼從北蔡學事如嚴父日夜服習所傳孜孜不倦以父早喪常抱蓼莪之痛事母朱氏孺人倍加敬愛得其歡心北蔡嘗語人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性嚴肅雖甚暑非衣冠不見賓客生平最不喜吟風弄月之文訓迪後進每以為戒曰吾輩誦法聖賢修業進德惟日不足何暇及此學者奉為著蔡萬歷丁未以明經授建昌南城教諭講論文藝力追正始一洗近時浮靡之習其為學也以誠敬為體以力行為用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推已及人知行合一為究竟任滿歸里著書闡學邑中賢達大半出其門下如柳堂蕭都憲其首座者

姚孝子紀畧

冉棠

秦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紀畧

三十三

余初視篆秦和閱四祀志有所謂廬哭子傳者奇其行因質之邑人則具曰信且言其季子開芳亦以孝聞既而試諸生中得一士曰灝又試童子得一士曰頤皆開芳之子也詢得實欲以上聞請

旌則二生以父命謝曰不敢為名也嗚呼安得此純孝之言乎然表而傳之為宰者責也迺為作姚孝子紀畧 姚孝子名開芳字傳萬世居龍洲自以先世由安成初徙秦和故秀溪也乃就秀溪訪得故址遷焉父舜情即志所稱廬哭子也孝子為人聰穎而好自刻苦所讀四子書及易書詩三經皆手鈔又旁通天文五行地理諸家言而性尤孝自念父篤孝行幼時即從受孝經思承父教躬行而實

踐之坐家貧不得專讀書乃棄去貿易以供菽水養初祖母卒父廬於墓孝子方弱冠泣曰吾欲隨父於野而母在家欲侍母於家而父在野於是乃往來其間饋食問視日夜必再四如是者三年父服畢出廬手足痿痺則為延醫治扶侍不頃刻離邑之人為言曰孝子還生孝子矣無何家益窘父病稍愈以伯仲諸子皆謀生蜀中欲往視之孝子固請止不許請獨往又不許乃隨侍至成都一日值盛暑忽鄰舍火父方坐樓榻故患痺粹不得下而孝子適外出相距里許聞火望之曰此吾父居處也即馳歸至則火大熾以及其門矣孝子疾呼籲天指救火人以長竿摧其閤則自以水濕絮蒙其頭躍入負父出父以是得免然孝

秦和縣志

卷四十三

藝文

紀畧

三十四

子竟中火毒體徧爛數月乃痊其癥痕至今猶存奉父歸抵青灘遇風薄於險舟破且溺孝子急搗木版抱父漂里餘獲援於是行裝盡空矣為沿途傭以膳父至漢口始貸得資斧焉是役也兩厄水火卒能竭力保全其父以歸一時為之語曰水深火烈孝子不滅云孝子嘗侍母病甚危篤醫者不敢施劑孝子輒夜獨露禱北斗乞以身代母旋愈自是發願誦斗經終其身其先後治喪葬皆盡誠盡哀每祭忌率子若孫拜遺象事如生存雖今年六十矣猶然孺子慕也嗚呼為孝子難為孝子之子而孝子尤難若姚孝子者足以繼其父廬哭子之行以風於世而傳於後矣孝不願名名其終可却耶余故畧次如左

卷四十三終